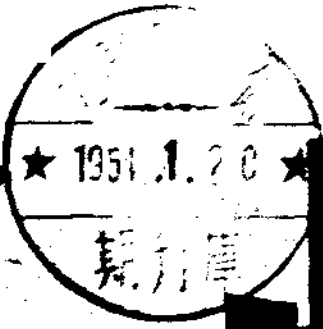


# 戰門旬刊



輯特祭年週生先迅魯



目錄

第一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抗戰與建國  
最近華北形勢與抗敵前途  
日俄戰爭的預測  
統一武漢救亡運動  
民族革命戰士的魯迅  
先生，你可以安息了  
萬年青  
不同的獻祭  
魯迅先生逝世週年有感  
祭  
我們的祭禮  
魯迅先生(木刻)

白朗 蕭紅 蕭軍 羅烽 冉洗曲 高蘭 張慧

評 短  
晉北的勝利  
遼東會議  
希望于何代主席  
紀念魯迅先生  
武昌百義史的回憶  
關於學生戰時服務團(呼聲)  
民族解放的先驅(封面畫)

詩園

耿伯釗  
馬哲民  
華善學  
時白  
古白  
于白  
潘怡如  
幼民  
特偉

**戰門旬刊**

編輯人：羅 棻

發行人：李 鄉 樸

武昌胡林路三三四號

電話：二四二二一

生 活 書 店

地址：漢口交通路

新生圖書公司

地址：漢口湖北街

印刷所：漢口新昌印書館

全年三十六冊  
一元五角

半年十八冊  
八角

零售每冊五分

本刊業已呈請主管機關登記

### 短評

## 晉北的勝利

最近晉北的戰局實在使人憂慮，雖然並不是使人悲觀。據最近的消息，假如石家莊並未失陷，恐怕也是在被包圍的情形下了。那麼，我們的山西，我們的河北，真有被敵人「囊括而去」的危險了。這種危險我們不能不指出來引起大家的注意。

石家莊一失之後，敵軍就分兵二路，一路繼續南下，一路往攻井陘，謀斷正太路，出娘子關而和在本原北方的敵軍會合對太原做一個大包圍，太原的形勢，的確是在非常危急的情形下了。

但是這一面的戰局雖足令人憂慮，但還不足令人悲觀。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革命戰爭中，只要我們能不斷的反攻，能把守勢轉化成攻勢，那麼雖有小挫折是決無所用其悲觀的。

據連日報載，在平漢線上，我軍已開到生力軍，與南下的敵軍作激烈的抗戰。在井陘方面，我們也有重兵鎮守，使敵軍的進娘子關的計劃一時未能實現。在太原之北的戰線上，敵軍想過原平而長驅直下，也遇到了陸空軍猛烈的反攻，傅作義將軍還親自在前線上督戰。同時，敵軍雖已過原平而謀直撲太原，但是我方第八路軍却始終馳騁縱橫於敵軍的後方。十四日報載八路軍右翼已經入河北省而收復了深澤。這可見得我們英勇銳利的遊擊隊已經入敵軍的腹中，使長驅南下敵軍的也不能不有所顧慮了，這些情形都是使我們在憂慮之中仍可保持樂觀的。

這種勝利可以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能提高士兵作戰的自覺性，能適當地運用革命戰爭的戰略，能以攻勢代替過去的退縮的守勢，那麼我們還是有最後的勝利的把握的。

希望晉北的勝利能影響整個華北的戰局，那麼，諸位在讀到這篇短文的時候，也許我們已經可以看見我軍在平綏平漢津浦各線上都有了大大的進展——把敵人從他來的地方趕出去了！（于田）

## 遠東會議

自從美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之後，顯然地已給予國際和平勢力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在最近一周以來，國際間努力的事，厥為遠東會議的召集和籌劃，經過英美兩國的努力，已更趨于具體化。據十二日電訊，九國公約會議的地點也決定在比京召開，並規定在兩週內舉行。這會議雖不能決定中日戰爭的前途，然在客觀條件上，是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的。

根據華盛頓十三日電訊，美國對於遠東會議所決定的步驟約為二點，一是「對中日糾紛設法調解」，二是「若調解不成，則美政府自當進一步考慮實際方法，如與日斷絕商務關係。」我們知道，調解是不成問題的當然會失敗，因為侵略者不會在半途收回他的魔手。第二點才應該是九國會議的實際內容，就是斷絕商務關係。關於這點，美國怕的是單獨行動，所以進一步的說到「美政府必須獲得保證，即美國出口商中止對日貿易後，其他各國不得乘機取而代之。」這考慮却已經有了保證，在羅斯福演說後的第二日蘇聯外交委員會即聲明贊同美總統演說，並主張採斷絕商務關係，制止日本侵略行動。又據十日倫敦電訊：倫敦市參議會主席馬利遜曾向美國廣播演說，中有：「僅有主張，不足以制止日本侵略，必須各國政府採取較為嚴密之行動，尤其是在經濟上施以壓力而後可也。」其結論更謂：「目前唯有兩途可循，一即聽任世界捲入混戰漩渦，一即利用和平的國際經濟力量，以遏止軍事侵略，英美兩國當加以扶掖。」

## 希望於何於主席

全面抗戰已經展開了三個多月，前方的軍事行動愈挺進，後方的政治工作愈覺得不夠，這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晏陽初先生說：「持久戰與全面戰，與其前方武力，毋寧賴後方的充實與堅強。中國不怕敵，只怕窮。」這是至理名言。目前我們第一等嚴重的問題是如何加強後方的政治準備，湖北省地居後方的中心，我們更希望當局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於這個工作上。

本月十一日鄂省兼代主席何成濟先生到省府視事，揭發數事，作為最低限度政綱：（一）停止一切不急之務，（二）嚴懲貪污，（三）健全地方組織，（四）提倡生產」。停止一切不急之務，正所以集中力量於抗日政策的執行，惟保證抗日政策的順利執行，應即將平時行政機構改為戰時的行政機構，不但行政機關要徹底改革，省府內部的組織也該健全，更應向各方面吸收才力俱全的新幹部，代舊還竿充數的冗員，以掃蕩以往一切因循敷衍的習慣，不如是則紙片政治無法剷除，抗日政策上的急務，仍有變成不急之務的可能。至於貪污的來源，由於官權過高，嚴懲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民權，使人民有舉發及彈劾貪污的機關，只有這樣，官吏的貪污才能肅清。廉潔的政府方器建立。地方組織的不健全，由於脫離民衆，比如保甲組織，人民並不感到它的實惠，只知保甲長是收捐收稅的人員，如欲充實保甲組織，發揮保甲功能，保甲長的人員，是起碼的要求。給人民以組織救國，自衛，謀本身利益的各種團體的自由，以幫助地方組織的不足。提倡生產所以救濟失業，安定後方秩序，充實戰時物力的供應，我們希望政府迅速實行非常時期前國防經濟建設計劃，以求適應長期抗戰的要求。湖北資源

甚重，官廳產業的遺產復多，應即有計劃的使之恢復，施行戰時經濟政策。

何主席以地方軍事最高責任者而兼政務最高長官，使軍事與政治連繫起來，確是處於最適當的地位。此種艱難重關頭，僅向曾經出生入死為民族求自由的老革命黨人，實得一得之愚(明)。

### 紀念魯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的一週年，在千萬青年人的心底的悲哀，已然為新的使命生了新的萌芽。這正是魯迅先生三十年來在「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血」的奮鬥中，滋養出來的。

他爲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與解放鬥了一生，人，雖然安息了，那精神，做「人」的精神，却永遠地活在成千成萬的追隨者的心底。成爲了人類自由解放的光輝不滅的標榜。這不是偶然的，乃是一個偉大先導者的熱身於人類文化的必然收穫。

在今日，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與解放的抗日戰爭中，我們要紀念一個永遠站在被壓迫的和被侮辱的這一面最偉大的戰士，無疑的我們的最好的祭禮，第一是努力我們的工作，第二是學習先生的奮鬥精神。

努力我們的工作，正是完成先生未完的事業，這事也正是現在在開展着的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每一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都要立刻參加這戰爭，和日本帝國主義做艱苦的戰鬥，工作是艱苦的，要持久，就必須不斷的奮鬥，不斷的克服困難。

魯迅先生的奮鬥精神，必須堅強自己戰鬥的意志，沒有屈辱，沒有妥協，有的是戰鬥，向帝國主義及其一切附屬於其間的腐化勢力，做最堅毅的戰鬥。

只有這樣，才足以紀念我們偉大的民族革命的戰士魯迅先生！

## 抗戰與建國

耿伯鈞

在不可容忍的情形下，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們的最高領袖決定一發起來應戰，全面抗戰的局面展開，到現在已有三個月了。在這樣短短的時間中，雖然全局的勝負，尚不能決定，但就作戰的經過，加以體認，雙方的實力，加以比較，事實告訴我們：「人的力量」實在超越了一切。於是，反證了「恐日病」者與「唯武器論」者的醜態過慮，不值一笑，更可以堅定全國民族抗戰到底的決心。

從歷史上看，我們的國家曾經兩次淪於異族，被其統治；可是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意識到如何滅絕被征服的種族，如何消滅被征服民族反抗性，在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的侵略壓迫，也不似現代亡人國家的殘酷刻毒；因此，到了相當時期，反受了我們的文物制度的薰染同化，失掉了他們的固有的民族性，終於被我們把已失的政權奪回了。我們的民族也就因爲受了這樣很深的歷史上的誘惑，以後對於政權的轉移，革命的成敗，差不多都漠不關心，依然用以前的政治眼光，來認識當前的事變，憑他們的主觀推斷，最多不過是換一個朝代，他們仍然是納稅完糧安居樂業，根本無所謂國家意識，更無所謂民族意識。

從前宋元等朝「元」與「明」，因爲對於羣衆生活，不發生什麼影響，大家也就只知道換了一個漢人統治他們，依舊無所謂的消磨他們的悠長歲月。所以，後來又被愛新覺羅氏的勢力侵入了。一直到辛亥革命，在總理領導之下，拋擲了許多先烈的頭顱，澆灌了若干志士的鮮血，才將滿清政權推翻。雖然，種族革命是成功了，然而只博得一個共和政體的虛名，實際的政權又被北洋軍閥袁世凱奪

取了，民主政治更無從樹立起來。這一次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無羣衆的組織，無羣衆的力量。一般民衆根本不知道「革命」是什麼一回事，甚至也把它當作換朝代換皇帝，與老百姓不相干，不會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到了十五年國民革命，有鑒於過去的失敗，深深的感覺到「喚起民衆」的必要，在北伐軍尚未出動前，即注重政治工作，早已推動「民運」。不消幾個月的工夫，很迅速的把一些割據的軍閥掃除了。可惜奠都南京未久，不斷的內爭和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相繼而來，事實上不但使我們建國的工作不能成功，而且連原有的國力也消耗得不少了。

現在全面抗戰既已展開，斷無中途妥協之理；但是現代的戰爭已由平面的一變而爲立體的，無前方後方之分，甚至後方的重要性還有超過前方的，後方的民衆力量一樣要發揚出來。我們應該認清這後，不能再讓一般羣衆在民族存亡最後關頭置身事外。要將日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意義，目的，亡國以後各階層的痛苦，滅種的慘禍，昭告他們，喚起他們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使每個國民都明白本身的立場，每一個人的力量都貢獻出來。

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時，曾經說過：「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這樣的一段話，全國的黨政當局應該善體此意，趕緊動員羣衆，趕緊將民衆組織起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在消極方面，充實抗戰的力量，在積極方面，奠定建國的基礎。

何以說動員羣衆，在積極方面，奠定建國的基礎？其理由有如下述：

# 最近華北形勢與抗敵前途

馬哲民

——抗戰之軍事重心，應在上海乎？抑應在華北乎？——

自中日不宣而戰之局面，正式展開以後，屈指將近兩月，由於我方健兒之勇敢犧牲，居然能以非完全機械化的武器，和敵人的猛烈火力相周旋，誠令我們在後方的民衆，不勝歡呼鼓舞！我們相信，如能動員那熱烈要求解放的全體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抗戰到底，那就不僅得有千百萬健兒，效命疆場，與敵人作殊死戰，並且發動搖敵人的根本，消除侵略主義的威脅，而完全解放我們整個中華民族！

但是，不得不可惜的，是我們的抗戰，仍只是軍事上的抗戰，而不是政治上的抗戰，是武力與武力的對比，而不是要求解放的全體民衆，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內搏。因而我們的全面的武裝抗戰，雖然展開，而政治形勢，依然未變更本質。其結果，我們抗戰的武力，雖然有民衆作后盾；但是，我們的民衆，仍是有條件的搖旗吶喊，並不能與抗戰的武力，互相融合。換言之，我們的民衆，只有在旁邊贊助抗戰的武力，去打敵人，而不能親自動手，和敵人爭個你死我活。我們的抗戰的武力，與要求抗戰的民衆，本是統一的；但是，在政治的形勢上，却並未消滅他們之間的隔離。

以武力與武力之單純的對比，本是敵人之所長，如果我們不能發動民族的（同時即是民衆的）抗戰，便不免「舍長取短」；所以抗戰不到兩月，我們在軍事形勢上，已碰到很嚴重的難關。只要我們稍留心一下目前的軍事情形，就知道中日戰爭，是集中在兩個區域，即一是上海，一是華北。直到現在止，上海方面，以我方之集中應付，固然使敵人未能得逞；可是在華北方面，始以平津之陷落，使

敵人據有北甯路，及平漢與津浦平綏三路之起點，橫斷華北，隔絕其與華中及華南的聯絡，此一失也；繼之以南口與張家口之失守，使平綏路全入敵人之掌握，且囊括綏察全境以去，此二失也；嗣又大同不守，保定被圍，使敵人東北由大同趨雁門，以進襲太原之左脅，南犯石家莊，趨正太路，以窺太原之正面，而山西乃岌岌可危，此三失也。此外在津浦路方面之軍事，敵人亦遂有進展。

是如單以軍事形勢來觀察，不可諱言的，我方在華北方面的抗戰，實處於不利的地位。現在華北的綏察冀晉等省，差不多全為敵人的軍事勢力所控制，假使不立圖挽回這個局勢，不但我們所希望之收復東北失地，未見實現，並且現在的華北，又恐將為東北之續了。以爲期不過兩月餘的時間，華北的損失，如此重大，推其原因，固緣於敵人之積極侵略；然亦我方在事前既以國防第一線之華北，委之於封建殘餘的軍閥，決不能作有力的保障；事後於平津陷落，南口告警之時，又未能於平漢及津浦兩線，取積極的攻勢戰略，有以致之。

在某一種意見中，或以許多理由，以爲保衛上海，更重於保衛華北；然就敵人之觀點來說，則取得華北，遠勝於取得上海。因爲拿地勢來看，敵人既早將東北四省，當做朝鮮的擴大，今又將華北，當做東北的擴大；此後接連朝鮮，東北，華北，成爲一整個被敵人支配的廣大的大陸地帶，不論是對蘇俄作戰，或是侵入內外蒙古，乃至掠取我西北、和閩粵我中原。皆屬有利的形勢；其次是華北地域，本爲我國富源（如煤，鐵，及農產品）之所在，若再加上東北，則足供敵人發展的需要；再其次

、就國防說：抗敵發動，促成我們全國軍令統一，編制統一，經理統一，尤其是軍事上的一切配備也不得不逐漸統一。但是從作戰上的經驗看，我們的武器遠不如人，是無可諱言的。這樣的形勢，用不着悲觀，一定會逼得我們不能不加以充實，爲因應爭取生存的迫切需要，機械化部隊，化學部隊，飛機，軍艦，坦克車及一切現代的武器也都應加速度的配備起來。至於後方不設防的城市，因爲敵機不斷的轟炸，自然不能讓一般無抵抗力非戰鬥員的羣衆自生自滅，一切防空防毒及醫藥救護的設備也會隨着需要建立起來的。

二、就徵兵說：先哲告訴我們：兵是凶事，一有戰事，傷亡是難避免的。在先進國家，當然是以常備後備來補充，我國一向是募兵，現在爲適應戰時的需要，已進行國民兵役了，於今既有徵兵基礎，以後更可以順利的推行。

三、就工業說：我國工業落後，一切軍需上，生產上，消費上的工具和用品，大多仰給於外人，現在海陸被敵人封鎖，海外輸入已成最嚴重的問題，但是爲了解決戰時的需要，勢必要把戰地的工業移到內地來。機械，呆滯的剩餘資本，失業的熟練工人，以及各地的難民，和後方各地固有的資源，原料，自然環境配合起來，利用起來，發展輕重工業，造成自給自足的局面。

四、就農業說：我國是農業國，軍民食以及被服衣裝，都以農產物爲主，既然長期抗戰，需要必多，勢非努力生產增加生產不可；要滿足這個要求，對於農業上的改良

是市場和人口，亦可以滿足敵人現時的願望；至對國際關係，除以敵人取得華北，使蘇聯視為重大威脅外，餘如英、美、法等，皆早經默認華北為敵人之勢力範圍，意、德更不成問題。

因此，敵人於佔據東北以後，即處心積慮於攫取華北（如田中奏摺，及歷年來中日戰爭，皆以華北問題為中心），藉就此次中日戰爭的爆發，亦以要求所謂華北之明朗化為條件；而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敵人的軍事計劃，又係發動於華北，且以其陸軍主力，進攻華北。由此可見，敵人對於上海戰爭，雖勢浩大，但就其全般的作戰計劃以觀，仍不過係牽制作用；何則？敵人在上海戰爭中，勝固可企圖於擁有華北而外，兼支配中國全部，以消滅我國今後抗戰的可能；即令以我國之抗戰到底，和國際的干涉（如英、美的阻制），不能如願以償，亦可以因華北之取得，奪去我之主要資源，和吞併我之廣大市場，及多量人口，以削弱我中華民族之自力抗戰的物質條件；至敵人對於國內的關係，保以有自利的新掠奪，膨脹了其帝國主義的發展基礎；自可以增長其對外的爭奪力量，緩和其對內的矛盾關係。是敵人之於華北的得逞，進可以與蘇聯及其他帝國主義決雌雄，退可以鞏固其榨取的領地，劃地而守；故其於華北之略取，無異於延長了生命線，奠定了存在的基石，給予我民族之解放上，以極重大的威脅。

或曰，中日之戰，乃長期的消耗戰爭，其勝負本非旦夕所可決定；我應之曰，誠然！可是，決定消耗戰爭之勝負者，首要在於經濟，以往敵人之工商業，雖優於我，而缺乏資源，今也敵人既奪去我廣土領土，及主要資源，和多數人口，以擴大其市場，復封鎖我沿海，斷絕我與國際上的經濟關係，則在經濟上敵與我的優劣，已甚顯然。其次就軍事

上說，在我或談於上海戰爭中，消滅敵人之主力，然後再回師北顧，圖挽回於華北，乃至東北；但要知道不懂敵人可以移動便利的海軍，到處牽制，使我防不勝防，須防衛者不單一上海；且敵人在上海的利益，決不若華北的利益的鉅大，藉令我方勝利，亦不過將敵人勢力，趕出上海，決不能越海以傾敵人的巢穴；而敵人以取得了華北，反可以從容應付，要戰爭到若干時，便戰爭到若干時。若就國際關係言之，上海戰爭之勝負，固關係於國際視聽，而華北戰爭之勝負，亦何嘗不關係於國際的視聽！況如縱不夫之上海，而不失夫之華北，則英、美之以長江及華南為尾閘，置華北於敵人勢力範圍者，固如所欲矣；藉敵人之以減少英、美的疑忌，亦何常不可以從容經營華北。

由此可見，國人之重觀上海戰爭，而忽略華北戰爭，無疑的是一種錯覺。假使我們的抗戰，是以求全民族之解放為任務，不徒不欲失之上海，且不欲失之華北，或更進而欲收復東北，使敵人勢力，完全離開中國領土；那末，就可以知道，今日之華北形勢，較之上海形勢，更值得我們注意！自然，我們的願望，是至少要保全現有的領地，勿再失掉尺寸的土地；但如有不幸，為一時的便利，或某部戰略關係！我們與其失之華北，不若失之上海。因為華北為我國之主要的資源地，是我民族自力更生的生命線，而上海則不過為帝國主義所支配的我國的「大頭腦」。如果我們能保全華北，一方面固是維持我民族自力更生的生命線，另一方面即予敵人之侵略計劃，以迎頭痛擊；如果我們僅能保衛上海，至多只能於英美掩護之下，謀一時的偏安之局，對我民族之解放的前途，無異南轅北轍！

因此，假使是以上海為軍事重心之抗戰，除較有利於英、美外，於我民族的解放，不得不說是退

耕野，耕具，肥料，開墾，與水利，除病虫害，開墾荒地等等，都要一一的推行，而設置集積農場與農業機械化，科學化，就成為當務之急了。

五、就交通說：戰線展開，交通工具需要越迫切。軍隊的調動，軍需糧秣武器的輸送，後方的農產物品產生的轉運，在在都靠鐵道公路輪船的便利，滿足各部門的需求。就是行軍的指揮，情報，前線與後方的通訊，國內國際的宣傳，也非利用現代的交通工具不為功。這自然不能例外，也要隨着戰時的需要突飛猛進。

以上略舉數端，其他與戰事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專業很多，皆將隨其需要而前進。本來人類文明就是反應着需要而進化的，即如上古人類只知道穴居野處，茹毛飲血，但是因為需要，就發明了樺木為巢，鑽木取火，逐漸的演進為現代生活。現在我們為求民族解放，抗戰愈持久，因應戰時的需要，發展的事業必定更多更速，建國的基礎就無形的奠定起來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一個主要條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更政府有計劃的領導羣衆，組織羣衆，一切都要羣衆的力量——人的力量。

守的，於敵人之侵略計劃，不得不是一「滴合的」。我們如果弄清這次抗戰，是我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我們必須破釜沉舟，和敵人一決勝負；那末，就是在軍事上（政治問題，暫且不談），也應對上海抗戰取守勢，對華北抗戰取攻勢。我們現在似乎應抱定寧可失掉三幾個上海，勿失掉一個華北的決心，一齊集中力量，保衛華北。我相信只有這樣，不僅可以與蘇聯作進一步的結合，及予敵人之侵略計劃，以致命打擊；並因上海為英美對中國問題利害關係所在，亦決不會令敵人可以不得益於華北者，而能得志於上海。一九三七，十，一。

# 日俄戰爭的預測

華魯學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幻夢是「象六合而開都，掩八敵而為宇」。他們夢想着征服世界。他們最大的眼中訂是援助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蘇聯。最近在中日戰爭發生後，因為企圖牽制蘇聯的援助中國，他們對蘇聯更是劍拔弩張，準備着發動。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在我們的東北建築了近三千公里的鐵路，十七萬公里的砂石路和改良汽車路，六十個以上的航空站，一百五十個以上的航空降落場，方向多半是對着蘇聯的邊境。最近他們更命令北滿的一切準備在月底以前完成。

據最近旅行我們的東北朝鮮和日本回到中國來的某美國人的報告：開設在遼東的某大外國石油公司已經簽定了該公司空前未有的大合同，從十月起輸送油到北滿去。

八九兩月日本整天整夜的開兵，住在朝鮮北部的人看見每三十分鐘過一隊兵車。日本每派一兵來中國，必派三兵去北滿；如今在我們的東北土地上已有六十萬日本軍隊，大部駐紮在長春以北。受日本指揮的偽滿軍隊十二萬以上尚不在內。

待命出發的已不少集中在日本的西海濱各縣島，北海道營房，早已駐滿，逼得在民家寄居的非常之多。向農戶徵發馬匹，向商店徵發貨車的事正在廣泛的進行。軍部所津貼的日本汽車廠，自造的汽車，平時貯藏庫中，現在已經全部動員了，東京市的公共汽車被徵發了三百輛，其他各市照比例徵發。東京和其他許多市上，因為節省汽油起見，已不見汽車出租。

在普通日本人的談話中，對於華北利源的開發

和人民的役使，已經輕描淡寫的只當作自己國內的事看待了。他們現在起勁談着的是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襲取蘇聯的海參崴，沿海省和北庫頁島，和如何在貝加爾湖以東造成白俄的傀儡組織。他們夢想着消滅東亞的赤俄勢力，更垂涎欲滴的望着西伯利亞的石油，黃金和其他富源。

蘇俄的國防人民委員長伏洛希洛夫曾經公開答覆日本紅衫的帝國主義者：

「和日本打仗對於我們雖說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倘若日本向我們開戰的時候，一定會要成爲大規模的戰爭，這對於日本恐怕是代價很高的東西。

沿海省，北庫頁島，堪察加本來是我們的領土，所以我們不得不一致團結起來使我們的領土一寸也不喪失給人家。我們現在確實相信無論什麼戰爭中都是一定打勝仗。」

這決不是虛聲恫嚇而是有實力作背景的公告。據日本陸軍省本年四月的報告遠東有紅軍約三十萬，飛機千架，坦克車千乘。海軍方面，據另方面兩年估計，約有新式裝備之軍艦百八十艘，士兵在三萬人以上。

這僅是中日戰爭以前的估計。在戰時，海陸空軍的配置將有完全不同的形勢。

在海軍方面，蘇聯的潛水艦隊是世界最強大的。現在約有一百五十艘。在紅色潛水艦隊全部只有二十二艘的從前，日本軍部的策士平田晉策雖然嘲笑牠們是貧弱可憐，但已經說：

「尤其是其餘的「得克布利士提」級三艘，是一九二九年以後的新艦，有水上排水量八百五十噸，水上速度十五哩，水中十哩有七千匹馬力的精銳；更有新式「雅可比勃次」級三艘，武裝不明而最強。對他們說起，勿寧說日本海軍在他們佔感過於狹小。」

現在蘇聯的潛水艦隊增加六倍是世界最強大的了。除留一部分在西方防德外，遠東方而當增加不少，將來與空軍聯合作戰對於日本海軍有一種致命的打擊。

蘇俄陸軍是世界最強大的武力，平常備軍一百五十萬，後備軍一千八百萬，坦克車六千乘。軍中機械設備既在全世界爲最優，戰鬥精神，政治訓練亦爲全世界所鮮見。因此平田晉策鼓勵日本人說：「和此種程度的陸軍接觸近代國家生存上難以避免的事，我們決不要恐慌。」但他「免不了要說：「加倫的全骨髓也是軍國主義者。政治的認識也許在伏洛希洛夫以下，但推他爲紅軍中的第一勇將，則我是毫無躊躇的。」

我常常以紅軍將軍和我軍先輩比較，加倫有似我國的黑木大將那樣的好將軍，豈不是理想的司令官的將軍嗎？

標榜鐵血主義麾下之遠東特別軍，成爲紅軍之突擊隊是很好的，而國境軍之司令官如像他那樣有野性的將軍是最適當的。

這樣看來，紅軍方面人的要素也是顯然不容輕視的。」

這樣的領袖，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武器，這樣的士氣，在戰時除分留一部分防守烏克蘭和列寧格勒附近外，掃數調來東方；這戰爭對於日本將要是一賭國運的冒險。

蘇俄的空軍多於任何國家空軍力量二三倍，是天上的雄星。全國共有戰鬥機五千架至七千架，內超重轟炸機五百架。僅對於遠東紅色空軍，日本的



小川志津馬已經說虎色變的說：

一、並採取守兩勢的遠東蘇聯軍，還有約一千架以上的空軍，都在他們的根據地待機出發。有六百匹至八百匹馬力發動機四座的，台倍三號四號的，巨大超重轟炸機停在海參崴北方的尼柯利斯克市附近，準備飛越日本海。這種飛機有百架以上。續航距離二千至三千公里在現在已經是極端空襲機，只有一百架便是極大的威脅；由一千架所組成的遠東蘇聯空軍是打算完全控制大陸的空中的。一

假如在戰時再從後方調動大批東來，將要遮斷了日本領空中的太陽罷。

我們應當注意的事是如此巨大的武力決不是坐守待敵的。紅軍的戰略是更戰場於國境以外。伏洛希洛夫說：「我們必須把戰爭的戰場選擇在國境以外及敵人的國境中。」蘇聯更深知假如日本要進攻蘇聯，決不用什麼口實；所以蘇聯隨時準備着日本的進攻，同時因為是以攻為守的緣故也隨時準備着進攻日本。

現在西伯利亞的紅軍已經開始動員，在伯力設立司令部。而濱海省方面蘇聯陸軍和海軍也正在進行演習。這顯然是蘇聯也正在注視日本的行動而準備回答。

三、日蘇戰爭好像是箭在弦上，引滿待發了。但何時箭離弓弦呢？這決定於兩國的國際和國內情形。

日本自然是希望速戰。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不肯進攻蘇聯，命令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又告完成，成爲世界上生產力最大的二三國之一，成爲世界革命的燈塔，至今慷慨無已，當然再不希望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的完成。然而在蘇聯龐大的武力之前，又不敢輕舉妄動，將國運作孤注之一擲。他最希望他

的盟友德國在西方先動手，以減輕蘇聯東顧的能力；這樣他可以在東方遇到較小的犧牲。假如德國不能冒險的玩火，他爲萬全起見只好眼睜睜的望着蘇聯一天一天的生長。他最不希望的是國際和平勢力的增長，民主國家的團結，集體安全的穩固，經濟制裁的實施；最害怕的是國內破綻的加深，非戰運動的流行；這兩種不幸事件一發生或同時並來將使他只好冒險的進攻蘇聯，以衝破國際的包圍，以轉移國內的目標。

很明顯的德國現在還沒有進攻蘇聯的決心，民主國家所主持的九國公約國的遠東會議設法未具，日本國內的不滿還只在隱沉的狀況中，日本還不必走最後的一着棋。

蘇聯雖不是永遠的無條件的和平主義者，但國際和國內的情況還不是絕對容許他採取攻勢的。民主國家團結的曙光雖然在比京露了，但英國保守黨的動搖性依然很強，美國孤立主義者的勢力依然很大，法蘇互助依然限於歐洲。至於國力的生長也有還待努力之處，生產力並未突過資本主義的最高峰，還未作支持世界革命的偉業。在國際民主集團還未團結，國力還未絕對充實的時候，蘇聯的民衆決不會夢想立即發動世界革命而對日進攻的；自然在日本的勢力踏進蘇聯領土時，蘇聯是決不做無抵抗主義者而作攻勢的防禦戰到底的。

日俄戰爭還有待於時勢的推移，還不是即將到來的。

中國有人在夢想日俄戰爭的爆發以分散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的軍力。這是奴性的依賴主義。不力求發動廣大的羣衆使他們起來作自衛戰，不力求政治機構的民主化以聯合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加強集體安全，只願以低價的資格依人過活；這將使中國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奴隸生活中！

### 編輯後記

這一期，本刊又出了一個魯迅先生周年祭特輯。在開始了全民抗戰的今日，發發我們紀念魯先生苦鬥的一生，三十年來先生辛苦地播下了種，使四萬個青年人滋長了新的萌芽，過去有人提議建築魯迅先生紀念碑，我們希望這塊偉大的紀念碑要建築在中華民族自由的戰爭勝利的那天！

上期爲紀念雙十節，本刊曾向在鄂老革命戰線，付印後續到石瑛，潘怡如，耿伯劍諸先生大作，除石先生討論民衆組織一文移下期民衆運動特刊外，本期所登耿先生「抗戰與建國」一文，特別指出民衆組織之重要，足見民衆組織，爲今日急不容緩的工作。潘先生係辛亥革命前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文學社今日僅存的鬥士，所述辛亥革命的事蹟，是很可寶貴的史料，惟以篇幅所限，刪去辛亥排滿到全面抗戰一段，請向作者致歉。

上海北雁出版社發行

洪沈 編主

光明 戰時號外

每週一冊

特約 經售 漢武 口昌 生開 活明 書齋 書店

短刀利刃，反映出全民抗戰的情緒；輕騎撥甲，聯合成文化救亡的鐵軍。

# 統一武漢救亡運動

時鳴

當前武漢救亡運動的落後，是每個深居武漢或初到武漢的熱心救亡的人們會同感到的，這並不是狂熱的錯覺，的確在眼前的前綫劇烈殘酷的抗戰，今後更要巨大的開展，因此每個愛國者赤忱的心靈，均必然會集中到如何鞏固抗戰，擊破當前最大的敵人，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這一問題上來。於是全國總動員的號召，便隨着蘆溝橋之役的砲火震動了全國。

武漢不也例外，在抗戰的初期我們每天可以看到報載某某團體某某機關的抗敵通電或宣言，後援會和工作團在如雨後春筍風起雲湧的建立起來。這在武漢的救亡工作應當是隨着抗戰的激劇而有普遍的開展，然而不然，武漢現時還不會是一個戰時總動員的地方，不但從表面而且從骨子裏觀察武漢救亡運動的發展遠遠地落在全國軍事抗戰的火線之後，這是有什麼原因呢？是民衆的救亡熱情不夠嗎？不，不是的。民衆早已燃燒起不可遏止的抗敵熱情，對救亡運動的態度也不但是同情而且是積極地要參加。在今年的「九一八」和雙十節兩個紀念日中已部份的表現出民衆自動的積極性；同樣也是表現武漢黨政當局態度寬大，深明大義，使武漢的人們感到莫大的興奮！可是我們還要特別指出武漢救亡運動是落後的，這原是說武漢抗敵救亡統一戰綫與其組織工作還沒有令人深刻的認識，還沒有普遍的發軔，還沒有深入到各階層中最下層的民衆中去。

爲什麼在今天特別要提出統一戰綫與其組織工作是救亡運動發展的標尺呢？因爲它是最廣大的階級民衆動員民衆抗敵救亡的基礎和力量，它是使下層民衆與政府抗敵行動統一的發動機，它是鞏固抗戰實現民主的基本工作和唯一的保障。沒有它在武漢的建立，鞏固和開展，便不能把救亡運動無限的深入，無限的擴大到一切階層的一切民衆中去（只有少數漢奸除外），便不能在「民族最高利益」的抗敵救亡大目標之下，有組織有計劃的總動員起來，就不能聯合一切力量而組成巨大的統一的整個力量，去適應當前戰時迫切需要的統一的抗敵救亡的一致行動。

抗戰已爆發而且正壯烈的光輝的在開展中，國內和平統一的基礎已奠定。目前的任務應當是要求民主的集中一切力量爲抗戰的鞏固，堅持而奮鬥。這個奮鬥在全國政治上，軍事上，民衆運動上應隨着抗戰的擴大而廣泛的開展統一戰綫的建立。蔣委員長說：「我們不但要始終保持統一，

並且繼續的鞏固團結，我們已經在抗戰開始時，証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偉大，我們更要在抗戰中間表示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我們要做到進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禍福，始終與共。」這種偉大的原則，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態度，正是我們每個救亡運動的工作者所必須遵守奉行的！

我們應當嚴肅的警告武漢救亡運動的戰士們，過去或者還不免沒有深切的瞭解「保持統一」「鞏固團結」的重要性，因而還不免犯某些左與右的矛盾，或各自的摩擦。而形成某些宗派主義或自利主義的錯誤，因而造成一些不依存於擴大民衆的宗派的救亡團體，不依存於統一戰綫的組織的救亡團體，不是寬大的容納各種份子和民主的統一各種性質的救亡團體，在抗戰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改正過來是會浪費了民衆的精力，是會有害鞏固抗戰的基礎，是會削弱了持久抗戰的力量，我們要積極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之保障，就必須打破目前武漢救亡運動中的任何宗派的分裂，任何不顧大局的狹意的觀念，就必須消解救亡運動與其組織上的一切不統一，矛盾，摩擦的現象。使它成爲「進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禍福，始終與共」的大的「統一」的精神和「團結鞏固」的組織，去開展武漢的救亡運動。

因此，我們在今天就不能不反對某些人們的見解，以爲「統一戰綫是爲人民陣線造機會」這是不對的。因爲他不明瞭：中國的政治形勢不是像法國的西班牙式的人民陣綫和法西陣綫的對立，而且也沒有那種可能。所以任何一個中國人！除了漢奸，都應是爲了去抵禦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解除自己不當日寇的奴隸的命運，都必須參加整個民族的統一戰綫，這只是「同舟共濟」，絕沒有爲誰「造機會」的道理。只有因爲懼怕所謂「人民陣綫」而不敢開展抗敵的民族統一戰綫的，但是不是爲侵略的日本強盜和漢奸們「造機會」哩！

還有人說：「我們反對日寇，固然是必要的，不能『前門拒虎子後門進狼』，所以我們驅逐日帝國主義，同時也不能容納赤帝國主義和共產黨。」這話對嗎？不，也完全是對的！因爲他不瞭解蔣委員長今日宣佈之國策。「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在國民革命抗敵與侮之



統一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中國民族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自衛自助，以抵抗侵略，挽救危亡，那麼，對於「捐棄成見」的共產黨，自然絕不能為「狼」一般的了。在民族統一戰綫內是進不了「狼」的，因為中國如果有「狼」，只有是破壞統一戰綫的漢奸和日寇的間諜，那是極需要我們強大的統一戰綫運動，才能努力徹底肅清和剷除的。

自從中國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重申以不侵略及不協助侵略國為維持和平之方法，而蘇聯事實上已幫助中國抵禦日寇的侵略，我們更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於是什麼「不能容納赤色帝國主義」一類的話，便無異是為日寇強目，而事實上也不容許我們認不清誰是敵和友了。

在現在我們應當嚴厲的打擊這種毫無政治遠見的阻撓者——想偷偷地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耗子，因為這些落後的「政治家」，實在胆小如鼠，而沒有看清「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需」，而老是背誦過去「劃一時期」的陳腐調子，不自覺的變地做敵人的「反共戰綫」所利用了，愚弄了，於是客觀的會走上防止或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危險，在敵人無窮的炮火攻擊的前面，如果不趕快放棄這種可怕的保守的觀念，是會很快地送自己的前途的，雖然這種人在今日是極端的少數，但是我們還希望他們能，多把事實認清。

從理論上從觀念上去糾正一切對統一戰綫的歪曲，在今日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與統一戰綫武裝救亡運動的實際行動和工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

統一戰綫要求行動的統一，在抗戰過程中是誰也不能反對的。要求武裝救亡運動的統一，也正是針對着過去武漢救亡工作的基本弱點而發；我們不應再向有與右的矛盾或各各本身的弱點怎樣存在，武漢救亡運動需要統一，是毫無疑義的。那麼，這個運動統一的原則，應當是什麼呢？我以為：

1. 同一任務同一性的各團體必須絕對統一；
2. 不同性的團體如文化界與學生，是相對的統一，聯合的統一，在這一方面則下應反對絕對的統一組織；
3. 統一組織下的各單位組織應該是整體性的；
4. 統一不是統制而應是民主的統一。

關於第一點，比如說紀念雙十節是同一的任務我們應當要求行動統一；比如說學生界，婦女界，文化界是各屬於同一性的羣衆，應絕對在立同一名稱同一系統的組織，而不應另立門戶，自建宗派，是學生就應屬於學生唯一的組織之下，才免於相互摩擦，工作雷同，才可聚一精力，領導統一。

關於第二點，地方性應有綜合各界救亡團體的統一，而同時保持各自組織與工作的獨立性，唯有這種統一，才能形成各個團體獨立的力量而匯合成爲一個巨大的力量，才能在大的目標之下總動員起來。但它必須是相對的統一，因為它不能消解各個團體的特殊性，和特殊的任務，工作對象與工作方式的的不同。所以我們在此要反對絕對的統一。如學生和教員組織的統一，是很易沒滅學生的自發性和積極性的。在救亡運動中需要自發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使救亡運動的基礎鞏固和開展。才不因統制而防止了下層羣衆的自發性。才不使其有絲毫受束縛的地方。

關於第三點，在今天來說有組織的民衆的行動統一——是統一戰綫的開端，是統一戰綫的基礎，比如說武漢文化界抗敵工作團，漢口市抗敵宣傳工作團，這兩個都是同一性質的文化界的團體，如果今天能統一起來（著者是這樣誠懇地希望）。那還是統一戰綫的開端，因為它沒有包括武漢現在所有文化人，他應當面向着全體文化人發展。至於像學生的組織，則應包括每校全體的學生作它的單位，進而建立全武漢的學生組織。

關於第四點，統一不是統制，顯然的，統制的結果便不免落於包辦或包而不辦，便不免把民衆運動的組織和機關做官辦的機關，因而收離民衆，甚至同下層民衆對立。我們應在統一運動中特別強調民主，只有民主集中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

現在統一武漢救亡運動的問題，已經擺在我們每個武漢的民衆，每個武漢的救亡工作者，每個忠實民族解放的戰士的面前了！我們採用怎樣的步驟怎樣的方法來完成這一重大的任務呢？這是需要請求武漢黨政當局的領導，是需要全武漢的人士，特別是先進的文化人和學生的努力，是需要平津京滬來漢的文化人和學生的努力的。統一武漢救亡運動是武漢當前的重大任務，也是迎接新武漢的到來的先聲，迎接偉大時代的到來的準備！讓大眾捐棄已往的成見向着統一的武漢救亡運動邁進吧！

十月十四日



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祭特輯

### 祭

——魯迅週年忌——

去年，十月的淒雨  
裹着你的葬列

今年

八月的風

已吹起了

民族自衛的烽火

這烽火

將焚斷了

帝國主義的魔爪

溶化了

奴隸們身上的鐵鍊

于是

再洗曲

## 民族革命戰士的魯迅

古白

十月十九是魯迅先生逝世的週年忌。日子過得真快，我們耳邊似乎還在響着「民族的鐵葬」的號歌，而那偉大戰士的安息到今天倏忽就是一個年頭了。

一年來，他所愛惜的所憎惡的這個古老的國家，是起了絕大的變化，她經過了幾度的險灘惡浪，終於在殘暴的侵略者面前堅定壯直地站立了起來，舉起了民族革命的戰旗。

去年在他逝世的時候，正是陰鬱苦悶的十月，然而在今年的十月里，中華民族却早經發動了激烈的抗日戰爭，展開了一個光明的前途。

因之在今年的週年忌日，我們來紀念他，我們的情緒是和去年哀悼他的時候完全兩樣的，我們去年是淒涼悲憤和苦悶，今年却是熱烈興奮和緊張。

那麼，在今年的週年忌日，就是在全民抗戰正在開展的今天，我們來紀念他，究竟應當怎樣來重新認識這個偉大的戰士呢？無疑地，在今天我們應當特別強調他作為民族革命戰士的這一面。

把魯迅單看作是新興文學的導師是不夠包括他思想鬥爭的全面的。從他和惡勢力開始鬥爭起，直到他最後一次的呼息，他的整個生命歷程都是和中國革命配合着，連繫着的，他的全部生活反映出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從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他始終都是站在新的現實主義的立場上和違反中國人民大眾利益的一切惡劣傾向作不懈的搏鬥。從進化論到階層論從爭取解放的個性主義到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從宗法社會的貳臣到新興勢力的戰友，從辛亥革命以前的維新運動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他是經歷了近三十年的苦鬥「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民族革命導師。

經過了五四運動以至五卅的高潮，經過二七以後的急劇的變化在「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的隊伍裏，魯迅却從痛苦的經驗和鬥爭教訓中鍛鍊得更堅實，更「精銳」，更「韌性」，愈到後來他的腳愈踏得落實，他的匕首愈刺得有力。一九三〇年在革命文學論戰之後他建立了新的文化陣線，肅清了文化陣營里「才子加流氓」的餘孽。「九一八」以後，他的生活更是與中國革命打成了一片，成了中國民族革命的文化前衛。

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個從「生活的實踐到創作的實踐」的文化戰士發展的歷程，它本身就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社會發展的縮影和反映。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強調魯迅作為民族革命戰士的這一面，乃是着力於一個文化工作者政治的實踐的基礎，這樣才能加深我們對於偉大的鬥士的認識。

我們說魯迅是民族革命的戰士，不僅是因為他的筆鋒橫掃着民族的痼疾和醜惡，他的吶喊喚醒了奴隸們的迷夢，而尤其是因為他指出了這個民族的未來的前途和希望，並且最主要地是他為着這前途參予了實際的鬥爭生活，面向着一切黑暗醜惡的勢力，「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九一八」以後他的匕首和投槍，主要地是針對着外敵內奸的要害，站在戰鬥的最前線，領導着千百萬青年與一切明目張胆的以及變相的漢奸理論作不斷的無情的鬥爭，這個鬥爭一直到病魔停止了他的脈搏的前一刻都還在堅持着，沒有一刻鬆懈過。

在逝世前的幾個月中間，他以病魔纏身仍拿他剩餘的力量打擊着當時文化界「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家派主義和行幫現象。」他的歷史的現實主義的精

罪人們都站起來  
 第一車  
 自由解放的花朵  
 去年，千萬人  
 嘆息  
 嘆息  
 把他們遺棄得太早  
 然而，他們從此也  
 更堅決  
 更堅決地踏着  
 你的足跡  
 配合着你那  
 從其底透出的號聲  
 向前走  
 他們默許着  
 「那一天就要到來  
 我們站在你的墓前  
 報告你……」

今天  
 你逝世的週年  
 我們就能  
 站在你的墓前  
 看你冥靈中的笑顏  
 呵，想不到這麼快  
 你親手下的種子  
 只一年  
 就隨着你的墓草  
 變青，變青  
 變成了強大的壯苗  
 你偉大的先驅

神和對於整個策略的理解的深入，是可以從他對於這策略在理論上行動上的運用的諸問題的解答里看得出來的。在他「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里，他說：

「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有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都與這問題相關，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關於抗日統一戰綫我們再看他是怎樣說的：「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綫，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

實際他不但加入了統一戰綫，而且為着這戰綫的擴大和深入，又為少數自命為「左」的「領導家」所包圍，打擊着一切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傾向和行動。

不但如此他更提供了許多可寶貴的戰略，以及運用戰略的方法，在救亡運動方面引起更細微更具體的討論：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綫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路綫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够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或任何方面有點忽略，因為就是

小小的忽略，毫釐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

這策略運用到文學運動上他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新口號的提出，並非停止歷史的鬥爭，而是要「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里去。」這不但說明了今天文學運動的方向，而且也指示出了整民族革命戰爭的路綫。在這里文學運動不過是民族革命戰爭的一支罷了。

此外，他對於「一二九」以後所展開的學生救亡運動也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指示，這里也不必一一引出了。總之魯迅決不止是一個文學革命的先驅，而且是文化救亡運動的先驅，民族革命的先驅。

現在我們滿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救亡運動之有今天，乃是因為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影響到千百萬青年的「是我們全民族底」的魯迅。

而在「一切鬥爭正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里去」的今天，作為民族革命戰士的這偉大的導師，他的「韃靼」的鬥爭精神是特別值得我們的追憶和學習，正如宋慶齡先生在去年民衆的葬儀里所說：「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精神，打倒日帝國主義，消滅漢奸，完成中國民族革命！」

一九三七，十月十二日。

抗戰時期的通俗讀物

**救中國週刊**

胡繩編輯

工農士兵小學生  
 人人愛看人人懂

生活書店 經售

大群的像蜂  
在你血和乳的  
帶裏

中衆民族

也

確實地成爲了  
你只 微笑

微笑於安息  
待明年的今天

我們拿  
血的結晶

自由的鮮花  
作爲你

二週年的祭禮

## 我們的祭禮

高爾

今天是你的一週年！

魯迅！你「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魯迅！你「嗚呼！嗚呼！嗚呼！嗚呼！」。(註)二

你曾以你的血哺乳了我們，  
你曾以你的死教訓我們四萬萬五千萬，  
今天是你的一週年！

★ ★ ★ ★ ★

沒有一朵鮮花擺在你的墓前，  
更沒有一席豐美的時蔬之食，  
便我們對於你的敬愛崇拜哀悼

得以充分的表現，  
從去年的十月十九日一直有多少天；  
雖然我們不敢忘掉

你那寶貴的珍言，  
雖然我們含著淚

望清那遙遠的天邊，

## 先生，你可以安息了！

白朗

先生，你不死的靈魂也許正在這地；遺憾你沒  
有看見我們那四千多年的文化古城是怎樣的輕輕地  
陷落，更沒有看見復活的中國是怎樣英勇的存和  
敵人抗戰。然而，先生，你可以安息了，你的靈魂  
已經獲得解放了！

你是全世界的偉人，你更是中國的功臣，生前  
你用那鋒利的筆尖刺著敵人的心窩，你用那永不  
嘶啞的喉嚨喊出那震盪宇宙的警句，你嚇破了敵人  
的賊胆，你喊醒了沉醉的睡獅，雖然敵人仍在貪婪  
的張着牠血盆似的大口要吞食盡大中華的河山殘殺  
瘦弱小的中華民族，然而中國已在怒吼了，這吼聲  
衝破了全世界，不久，強悍無恥的敵人會被消滅的，  
中華民族的解放就在目前了！

先生，人們都說你是東方的高爾基，是的，我  
們期待着，在不久的將來，你會被全世界被壓迫的  
人類崇敬着，你的精神會生根在每個人的心裏，如  
高爾基一樣。

時光匆匆地過去，在這迅速而短促的一年中，  
時代有着不可測的劇變，明年此時呢？當我們第二  
次紀念你的時候，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期待，也許  
完全實現了！

先生，你可以安息了！雖然你沒有看到這時代  
的劇變。

## 「萬年青」

蕭紅

魯迅先生家裏的花瓶，好像畫上所見的西洋女  
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藍色，有點從瓷油而自然堆  
起的紋痕，瓶口的兩邊，還有兩個瓶耳，瓶裏種的  
是幾株萬年青。

我第一次看到這花的時候，我就問道：  
「這叫什麼名字？屋中既不生火爐，也不凍死

？」

第一次，走進魯迅家裏去，那是快近黃昏的時  
節，而且是個冬天，所以那樓下室和微有一點暗，  
同時魯迅先生的紙烟，當它離開嘴邊而停在嘴角的  
地方，那烟紋的搖擺一直升騰到他在一些白絲的髮  
梢那裏高。而且再升騰就看不見了。

「這花，叫「萬年青」，永久這樣！」他在花  
瓶旁邊的烟灰盒中，抖落了幾根上的灰煙，那紅的  
烟灰，就越紅了，好像一朵小在似的，和他的袖口  
相距離着。

「這花不怕凍？」以後，我又問道，記不得是  
在什麼時候了。

許先生說：「不怕的，最耐久！」而且他還拿  
着瓶口給我搖着。

我還看到了那花瓶的底座是一些圓石子，以後  
，因爲熟識了的緣故，我就自己動手看過一兩次，  
又加上這花瓶是常常擺在客廳的黑色長桌上；又加  
上自己是來在寒帶的北方，對於這在四季裏都不凋  
零的植物，總帶着一點好奇。

而現在這「萬年青」依舊活着，每次到許先生  
家去，看到那花，有時仍站在那黑色的長桌上，有  
時站在魯迅先生照像的前面。

花瓶是換了，用一個玻璃瓶裝着，看得對淡黃  
色的鬚根，站在瓶底。這植物從頭到腳完全赤裸了

有時候許先生一面和我們談論着一面檢查着房  
中所有的花草。看一會兒葉子是不是黃了？該剪掉的  
剪掉；該澆水的澆水，因爲不停地動作是她的習慣。  
有時候就檢查着這「萬年青」，有時候就對着魯迅  
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談着，但那感覺，却像聽  
着古人那裏悠遠了。

我第一次看到魯迅的時候，好像看到了家鄉的

雖然我們也時刻的  
在你的墳前留連，  
雖然我們也努力的  
抱起你未竟的志願。

然而——今年？  
距你死去的二百卅天，  
蘆溝橋的烽火，  
燃起了整個中國的狼煙！  
這狼煙使我們毫不猶豫，  
一切不顧作亡國奴的人們，  
都走上了抗敵救亡的戰線。

你「嗚呼嗚呼」的聲音，  
換來了萬千的怒吼和同聲吶喊，  
嗚呼嗚呼起來了！  
悲壯的呼號，  
光燄了宇宙之間。

你「與熱淚俱下的皮鞭」，  
感動了無數的  
醉生夢死的英雄，  
覺醒了怯懦無耻的人  
萬萬千千。

你說過：  
「路本來是沒有的，  
有人走了以後才有路」。  
我們如今毫不徘徊留戀，  
我們如今一往直前，  
就是因為你曾經一個人走過的路，  
如同一抹長虹清楚的擺在我們面前。

山水，又好像看到了兒時的保姆，因為是他一個讀  
者的緣故，反而忘了他是一個作家。

至於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  
且瓶底已經丟失！雖然丟失了也就讓它空空地站在  
墓邊。我所看到的是從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  
站到墓旁墓頭的石榴樹開了花而後結成了石榴。

從開砲以後，只有許先生繞道去過一次，別人  
就沒有去過。當然那墓草是長得很高了，而且荒了，  
還設什麼花瓶，恐怕魯迅先生的半身像也要被  
荒了的草埋沒到他的胸口。

我們在這邊，只能寫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而  
離去努力剪齊墓上的荒草？我們是越去越遠了，但  
無論多麼遠，那荒草是總要記在心上的。

### 「不同」的獻祭

蕭軍

全說：

「今年紀念魯迅先生的意義不同了。」

是的，我也確乎感到一點不同。第一，我能公  
然地在中國地（此「中國地」係對上海的「租界地」  
而言）公然地來寫紀念這「墮落文人」的文章；第  
二，這些紀念文章，也能公然地在武漢這地方出特  
輯。至於這意義不同到怎樣的程度？這却需要一番  
思考了，更如我這樣聯想力不大聰敏的人。自從  
一接到編輯先生們開題目要文章的一天起，就開始  
思索着了。一方面固然是要把文章寫得像樣一點，  
一方面確實也要使自己弄清楚一下，因為人家全說  
「不同」，究竟不同到怎樣程度？過去自己住在上  
海的租界裏，對這「不同」並沒感到多大趣味，好  
像眼前的事實也並沒有什麼不同的樣子？祇是從報  
紙上，從隨便人的傳言，聽到一些「不同了」「不  
同了」瑣瑣碎碎的消息而已。在路不呢，雖然行走  
了一個星期，可是爲了擔心飛機，擔心盤查，擔心  
趕不上船……等等的念頭所煩擾，確實也沒有機會

靜靜下來好好地想想這「不同」。於今既然暫時  
可以安居下，並且還需要寫一點文章，當然要把這  
「不同」先弄出個眉目，而後再下筆，不然在這「  
不同」時候裏，再寫出「同」的文章來，就不大妙  
了。

每次渡江，獨自靜在那輪渡的船欄邊，看着那  
起着小小迴旋的江水，這思索的慾望，就更有點張  
狂。起初我看到黃鶴樓，就只聯想到三國演義曾說  
過，劉備和周瑜在這上面吃過飯，席面上周、劉、  
備條件……結果這雲按照了孔明的東帖行事，救  
了魏。這故事本來是很熱鬧的，加上再在戲台一裝  
扮，一作做……就更動人了，所以在兒時我就記得  
南方有一個黃鶴樓。如今一看這黃鶴樓已經不是古  
式的了，自己還好像動了一點遐思。住了兩天，有  
人向我講，那古式的黃鶴樓，是在「辛亥革命」的  
時候被砲火炸了的，於是我也不再爲它憤憤，因  
革命的價值是大於一切的，人底生命也是貴於一切  
的，爲了革命，一個區區的黃鶴樓，當然也算不  
了一回事。後來那人也把那黃鶴樓的功用也告訴了  
我，他說：武昌歷年來殺人就是在那樓的橋樑下。  
滿清殺「國民黨」是在那橋樑下；一九二七年殺「  
共產黨」也是在那橋樑下，最近一名漢奸叫李瀾川  
（？）的也就是在那橋樑下正了「典刑」。這起初  
雖然使我感到一點不調配——城上看風景；城下飛  
人血——但對我的「思索」却給了一個啓示，這是  
說風景雖如故，這飛着的人血却是「不同」了。

去年魯迅先生出喪的那一天，送葬的行列行在  
租界的時候，兩邊是由騎馬步行掛着槍的巡捕們保  
護（？）着。進了虹橋路，就由黑衣白褲腿的中國  
警察們保護着了。他們底長槍還全頂好了利刀，抱  
在懷裏，掛短槍的呢，也全頂好了把子，看樣子只

★ ★ ★ ★ ★  
 我們從此勇敢，不畏艱難，  
 我們更將從此得到勝利的那一天，  
 我們更將因此而得到自由與解放；  
 我們不會忘記

你曾給我們開闢了道路，  
 你曾給我們安排下快樂的田園。

★ ★ ★ ★ ★  
 想起你  
 血的哺乳！  
 想起你  
 死的教訓！

我們將用什麼來哀悼，  
 致敬，  
 紀念，

也許這並不能使你足心滿，  
 也許這也不是使你含笑九泉。

★ ★ ★ ★ ★  
 然而無論如何  
 我們獻上了這祭禮——抗戰！

這裡有血有淚有火也有光，  
 這裡有生有死也有光榮的創傷，  
 這裡也有奴隸們反抗的吶喊，  
 這裡也有永恆不滅求生的烈燄；  
 魯迅！你「曠野吶喊者的聲音」。  
 魯迅！你「與熱淚俱下的皮鞭」。  
 請你來襲吧！

大的祭禮在明年的今天！

註一——內山完造語  
 註二——先生的遺言

魯迅先生逝世週年有感

泣悼公前墓  
 春秋計幾年  
 敵踏墓上草  
 甲者淚未乾  
 劍短光猶在  
 志壯不可還  
 憑劍問來者  
 長呼叩遠天

要一聲令下，就可以隨時對擊！可是，編我這行列的却只是些赤手的青年男女和小孩，他們除開綿綿地唱着哀悼的歌聲以外，他們底脚步全是有分寸地邁着……這印象是清明的，我一直是完整地記留它到今天……雖然我不願再記留下去。

今年十月十日的夜間。我由漢口過江來，同每次一樣，還是喜歡獨自倚在船欄上望着。雖然兩岸的景物全不見了，但我却很愛那江水回擊着舷板的聲音和那涼涼的江風，這使我可以安寧地想一會兒。想什麼呢？起初是茫然地。可是當我一意識到碼頭又要經過那殺人的地方，這却使我輕輕起了一個寒慄！接着很快地這寒慄却變轉了帶有一點溫味的慰安，於是使自已儘量地呼吸一下，把這幾天來思

索得的一點關於「不同」的啓示，重新溫習着：——不同了，確是不同了！那黃鶴樓下的泥草，原先是用「國民黨」的血，「共產黨」的血……肥潤着的，於今却要用那民族的奴才們的血肥潤着了。

——不同了！也許魯迅先生死在今日，那些保羅在送葬行列兩邊的探捕警察們，他們底用以保護我們的槍刀，會換成了送葬的白旗吧？會一同編進我們底行列，共同地唱着輓歌，也親手扶着這中華民族偉大靈魂的保羅底棺身，落進了地穴……也許還有更大的，更多的「不同」，等在我們底前面？先生！也許明年今日，我們會有一個更不同的祭禮，捧在你的靈前！

一九二七，十，十三，武昌



魯迅先生（木刻）張慧



# 武昌首義史的回憶

潘怡如

辛亥武昌首義，義旗一舉，不數月推翻了二百餘年的滿清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的雛形，使歷史轉變到一新的階段；在全面抗戰的今天，回憶起來，其意義之重大與諸先烈先進犧牲奮鬥之精神及其教訓，實覺有至高之評價。茲略舉其速因逐因分別述之：

要補中國的條約 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者的鐵路踏遍中國，所謂領事裁判權，土地租借權等不平等條約均繼次成立，開世界未有之惡例，使中國日趨于殖民地化。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失敗以後，馬關條約成立，賠償軍費二萬兩外，復割讓遼東半島及澎湖列島，並放棄朝鮮主權。一八九五年俄德法干涉日本獨佔遼東，迫日以遼東還我，增加賠款三千萬兩。從此列強以利益均沾為詞，各以勢力範圍相要脅，于是德租膠州灣囊括山東全省路權；英租威海衛，宣揚揚子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俄租旅大，宣揚東三省蒙古為其勢力範圍；法租廣州灣，宣揚兩廣雲南為其勢力範圍；日本要求以福建為其勢力範圍。一八九九年美國務卿海約翰德羅爾門所放政策，列強勢力更加深入，中國被壓迫更加深化。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役，八國聯軍陷天津北京，一九〇一年，北京條約成立，我賠款四萬五千萬兩，關稅自主權及其他國權，相繼喪失。一九〇四年日俄爭奪殖民地戰爆發，以我東三省為戰場；英俄訂約，西藏在版圖上僅虛有其名。一九〇五年日俄對俄條約成立，俄以所佔南滿權益完全轉讓日本。種種的衰微辱國的國恥，均由滿清一手所造成。中國在國際上既失去平等地位，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感受壓迫，已不勝其痛苦，而滿清的意志，則是「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故人民對滿清仇恨的情緒與認識，愈加深刻化。此其外侮之速因，亦即促成革命的原因之一。

貪污黑暗的政治 滿清自和坤亂政以後，吏治腐敗，將卒驕惰，賄賂公行，上下蒙蔽；時有建昌道石作璠者，侵蝕幣銀五十餘萬兩，皆為饒益長官之幣，其延請將帥會飲，多在深營荒廢之中，一席之費輒至三四百金，賞賜優伶，犒賞僕從，尚不在此數。總督賴恩安初至任，作瑞饋珍珠二斛，蜀錦一萬匹，道光以還，其弊尤甚。咸豐死後，滿清政權，握於一貪狼惡昧的婦人慈禧之手，靡奢淫佚，初則寵安得海，繼則寵任李蓮英，宮廷間種種陰謀構陷，光緒與慈禧關係惡化，遂英本河間無賴子，初入侍為梳頭房太監，繼擢為總管，橫傾朝右，一時的貪婪無恥之徒，爭奔走於其門，如丁汝昌，衛汝成，葉志超，劉照環等皆奉厚贖受業，奄宦禍國，吏治腐敗，民怨沸騰，革命的新時代，因而漸次滋長，漸次成熟。此其政治不良，促成革命的原因之二。

川粵漢鐵路國有之憤慨 一九一〇年為突動當國時代，由政府向英法德美四國借款千萬鎊，日本借款千鎊，為收回鐵路國有之基金，倡之者為御史石長信，主之者郵傳大臣盛宣懷，於是宣示國中從前批准鐵路商辦的舊案，一律取消，全國幹路，均收歸國有，一時川鄂湘粵四省人民為之大譁，均主拒絕外資商辦自保之策，設立保路同志會，反抗政府，川中人士尤爭激烈，滿庭以趙爾豐代王人文為川督，拘保路同志會長鄧孝可，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倫等十餘人，人民相率至署要求釋放，與衛隊衝突，人民被擊斃者四十餘人。於是各省諮議局皆大起公憤，浙江諮議局局長陳觀聲首先雷辭從速新盛宣懷趙爾豐以謝國人，滿庭不察，復令端方率兵入川平亂，人民益大不平，憤莫能制。此為鐵路風潮的速因而促成革命的原因之三。

鄂湘同盟會革命黨人，暨沙同盟會之迭次失敗，深知會黨缺乏軍事技能，決投入軍隊，秘密活動，一九〇四年科學補習所之名，乃出現于武昌，劉靜庵，呂槐廷，朱元成，張難先，胡瑛等分向軍學兩界活動，迨後日知會，軍治學社，振武學社繼續不斷的此撲彼起，直至一九一一年春始結晶于文學社，蔣翊武任社長，王憲章任副社長，詹大彬，張廷幹，何海倫，劉復基，楊王鵬，章裕昆，潘卓時，鈞錫，蔡大輔，王守愚，曹振武，朱澄宇，查光佛，胡玉珍，王樹承，王華國，李岳松，王文錦，羅良駿，李寶良，祝制六，鄧湘雲，單道康，李達可，閻龍，唐機支，龔霞初，雷洪等數十人，均為歷次黨員之中堅分子。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三日陳季芬，楊玉如，楊時傑，李春重等與劉復基，王守愚等商聯合辦法，尙無具體結論時，適四川爭路風潮爆發，鄂軍一部，開赴四川，諸同志協商在武昌舉義，決定于舊曆八月十八夜十二時發難，共推蔣翊武任臨時總司令，不意孫武于是日下午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試驗炸彈，爆裂負傷，機關破壞，文告名冊彈藥印信旗子符號均被搜去，因而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總機關亦被破壞，劉復基，楊洪勝，彭楚濂三烈士殉難，偵騎四出，交通斷絕，以致命令未盡能送達。延至十九日夜于恐怖環境之中，工程營熊秉坤，方興等首先發難，蔡濟民，吳醒漢，李旭東，張廷輔，王憲章，王文錦，鄧玉麟，徐達明等同時響應佔領楚望台軍械庫，繼由紫陽橋王府口進攻署署，次晨四十一標三營協政督署，閻龍尤為奮勇，瑞澂逃亡，張彪出走，兼推黎元洪任都督。惟當時黎會手刃同志張立成其人，有所畏怯，但迫于大勢遂勉強授都督職權。張立成爲山西人，前常備軍三旅丁營營部，行動英武，死之甚爲可惜。黎被迫受職後，召楚望台工程營隊官吳兆麟襄辦軍務，數日內武昌陽光復，革命軍之神武迅速，爲歷史所罕見。

雙十節慶祝和悲痛 革命軍起，北洋陸軍中革命黨之活動，間接直接均爲革命軍有力聲援，如吳

蘇貞在石家莊被難，孔慶在山西策動；何成濟係同盟會之老會員，供職第四師在漢作戰時機動的執行革命的問題工作，防止敵軍用大砲威嚇武昌，會用種種恐怖方法，削減其戰鬥力，使武昌革命軍得到穩定的局勢；最後將其全部作戰計劃及其地圖與今書被派投黃興總司令部，於是革命軍之聲勢乃益浩大，各省響應之電，如雪片飛來，不數月而推翻二百餘年之專制惡魔，成立南京政府，使歷史轉到一新階段，其事業之偉大，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然而，紀念這十節意義之重大，則又不僅慶祝也，若入於回憶此偉大的歷史事件中，尤應體認蔣先烈先進奮鬥之精神與教訓，檢討如此繁端之辛亥革命未能徹底解放中華民族之由來，以為今後努力之指針。當時革命中心僅在軍事，人民力量極少，而革命黨人質量方面均成問題，實無可諱者，實不精純，數量不大，且多未瞭解。總總手訂之三民主義；從低級生活驟然達到新貴地位與官軍軍閥同流合污，環境影響所及，遂致信仰動搖，革命同志竟有脫離國民黨而另成一派者，或竟投至官僚軍閥懷抱下者，分門別戶，意見紛歧，逐漸脫離民衆，以致當時有一革命軍起革命黨亡一之說。甚至有投至軍閥方面變成劍子手屠殺革命者，而最痛心的是首先從文學社開刀，蔣胡武以下，由亂黨而功戰，忽出功戰而又亂黨，文學社人「孤臣孽子」繼承總理主義，雖被一貫的遺毒，但其方法與策略又屬幼稚，遂致受到殘酷的犧牲，數量的比例在百分之九十強，尤氣憤激，釀成軍閥混戰之勢，使辛亥革命之花，中途挫折，此實令人悲痛不已者！

### 呼聲 關於學生戰時服務團 幼民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高中快畢業的學生，現在想把抗戰期中武漢學生生活，向你報告並請賜。

聽說每個中學都組織「戰時服務團」，我們也渴望有一個，但等了好久，才在校政廳前掛出團長（校長兼）的命令中公布各隊隊長姓名，七位隊長則訓育處的人員及軍事教育主任，每隊有兩位分隊長是學生，自然也是委派。隔了一個星期，在紀念週上團長領事行立典禮，團長說：「本團分七隊，包括甚廣，成立之後，學生一切活動皆應在團以內，團以外決不准有任何活動，如有，就是分化力量，而且時時應絕對服從各隊長的指揮。」並聲明自即日起開始「辦公」，於是高喊口號二十餘個，禮成，我們都以為能夠作點救國工作了，但事實卻不然。最近每隊隊員的姓名也相繼派定發表了，竟將許多學生派落了，也許學校當局以為他們沒有愛國的資格。既是委派，一切自然不讓學生過問，被派入了某一隊的學生，並不問他是否情願，更不問他的特長，於是鬧出歌詠隊分隊長不會唱歌的笑話。至於那些未被派為隊員的學生，其中有些是很熱心救國的，他們認學校當局這種措施，是瞧不起他們的能力，因而十分灰心。不過被派與不被派也沒有多大分別，派為隊員也只是掛名而已，因「服務團」實際並未開始「辦公」哩。只宣傳隊中的歌詠組織在夜中練習歌唱而已。先生！這種官場化的包辦的組織，雖然只是一個假設，用來領導學生作救亡工作，自然是空話，但用來限制阻礙學生活動，確是有它的用途的。

我們每週有八點鐘「軍訓」，術科的時候老是復習「稍息」「立正」等制式教練，學科時也不得教官真正教我們一點抗戰期中應有的軍事知識。因此，學生們對這八點鐘是極度的感覺厭惡和無聊。難道學生們不願學習軍事技能，作効命疆場的準備嗎？決不！實在是因為這種軍訓並不能給我們一點作戰的技能，只是一種官場的敷衍工作，除耗費學生的光陰外，毫無裨益。

許多教師還向我們告誡說：「讀書就是救國，你們現在埋頭讀書就等於給敵人打擊，因為你們都是國家的元氣……」本來這種論調也不是絕對錯誤的，只要他們真的教我們以救國的知識改變平時那種敷衍態度，這種陳腐的老調，未必就令人氣惱，但是，他們不然，他們只在教我們俯首貼耳的準備給敵人做奴隸，因為在平時固然可以行「百年樹人」的教育，但在「戰時」還叫學生讀「死書」，就是消耗國家力量，阻礙中華民族解放，目前國家所急切要求於學生的，我以為是「到民間去作喚醒推動的工作」，而不是讀死書，學生所學與國家的需要不相適應，那是什麼「教育」？

前次敵機在武漢轟炸以後，學生們都感覺生命毫無保障，況且自己並不是為國家樹負任何工作而犧牲，只是為着「讀死書」而白白地「送死」，未免太無意義，所以想開會討論，到教育廳去請求建築防空壕，或把學校搬到鄉間去。這本來是一個為讀死書的苟安辦法，然而學校當局還馬上以全力制止集會討論。直到現在，這早應修築的防空壕，還未動工，因此，學生們會大批的離校回鄉，但當局則以「無故請假永遠開除學籍」威嚇學生們又慢慢的從鄉間回來了。當局對學生說：「要鎮靜，要有犧牲的精神」。這種無防備的鎮靜，無意義的犧牲怎能使人接受呢？所以近來學生們是無心讀書，教員們更加是敷衍了事。這個現象並不單是屬於我們一個學校，恐怕湖北一般的學校都是如此。總之，現在學生們既未讀書，又不救國。先生！戰時國家的經濟力是多麼寶貴！為甚麼還要支出大宗款項來辦這無益有害的教育呢？

先生！在抗戰中還有許多暗礁與陰影，今就我個人感覺所得，真誠的寫了一點在這裏。不知先生作何感想？此祝  
撰安

幼民先生：來信所述，我也依稀的聽見過。現在公開發表於此，讓教育界的愛國份子，研討補救的妥善方案吧。（編者）

幼民